

10

无道缘 千两黄金不卖
是知人 十字路口相送

10

江边大屠杀



徐晓帆 著
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且说刘成庄从师学拳,日渐长进。过了些时日,师惟新便专挑月黑风高之夜,带他到坟地里练。邙山陵、冢、墓、坟遍野,“无卧牛之地”,连分田划地也以坟为界,什么王家坟、牛家坟、朱家坟,都是界标。刘成庄从小睡墓穴,本不怕坟,他有一次还钻进崖边一墓洞,抱个骷髅玩儿,拍着骷髅说:“鬼,鬼,你现形啊!”不过,师父带他去了新坟,又故意走开。新坟白幡飘曳,沙沙作响,刘成庄独自一人,心里难免嘀咕:“鬼到底啥模样?真现形了咋办?”于是,他大呼小叫为自己壮胆,手脚并用,招招式式练得更为卖力。约莫两个时辰,师父这才走出来说:“差不多了吧?你再走一趟我看看。”师傅边走边纠正几个动作,随后两人打道回庙。除了练拳,师父还教他治疗跌打损伤。“打拳你得先学会挨打。你的拳法再好,天外有天,人外有人,高手相遇,你不可能毫发无损,会给自己看病很重要。”师父正色道。

熬过三年困难时期,刘成庄家境好了一点。这天,刘成庄的母亲来到庙里,要他回村上学。刘成庄不肯,师父却说:“好事呀,孩子年龄尚小,可不敢一辈子当睁眼瞎,去吧!”说着,他拿出两本书,一本《药方》,一本《穴位》。“我早就想让你读这两本书,好长点学问。你不识字,咋读?”刘母眉开颜笑:“道长的话说得不差。”遂领着很不情愿的儿子走了。

那刘成庄早过了上学的年龄,比同学要大好几岁,在班里坐最后一排。他上课时还惦记着练拳,有一次神思涌来,学着道士双指并拢一指:“呔!”老师一个粉笔头扔来,正

中其眉心,他却大叫:“好功夫!”全班哄堂大笑。

1966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大串联,破四旧,揪当权派,斗牛鬼蛇神,流氓破鞋游街……人民群众都被发动起来了,洛阳城里城外都一个样。这天,破四旧破到上清宫,来了一队穿军衣、戴军帽、臂缠“红卫兵”袖章的学生。他们叫来师惟新,先共同学习最高指示:“凡是反动的东西,你不打,它就不倒。”接着砸神像、烧道书,最后还要剪去师惟新的头发。士可死不可辱!师道长一个纵身跳出圈外。这是他的轻功。小将们一愣:“这老家伙还有这一手!”他们只好找个台阶下:“剪子给你留下,你自觉革命吧!”一行人悻悻而去。

“文革”接下来上演的是一月风暴、二月逆流、文攻武卫。洛阳城“八一六”、“十一战团”、“卫东红旗”、“黄三保”等小帮派闹得不可开交。邙山上也不消停,时有满载头戴柳条帽、手持长矛的战斗队员的卡车风驰电掣般驶过,去誓死保卫中央“文革”。后来,林彪坠机死于温都尔汗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,乱哄哄地你方唱罢他登场,直到一举粉碎“四人帮”。这是1976年。当年年底,刘成庄应征入伍。

“文革”那些年,刘成庄时而住家里,时而住上清宫,已练得绝技在身。师父有意让刘成庄入道,他却不肯:“穿那灰布衫,街上人乱看!”师父叹口气,也就再没提此事。这天,刘成庄到上清宫向师父辞行。师父让他跪下,一字一顿地说:“成庄,你要走了,师父也不拦你。但师父有句话不得不提:千两黄金不卖道,十字路口送知人,切记!切记!”



严歌苓 著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边,船还是没来。

“妈的,早知道不该让他们绑上手脚的!”

“就是,要是手没被绑着,还能拼一下!”

“还要等到什么时候?不冻死也要饿死了!”

李全有不停地回头,看着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,他们看来也在等待。从月亮和星辰的位置判断,这是三更天。

过了三更,中国战俘多半等傻了,还有一些要等疯了。只有一个少年伤兵睡熟了,就是王浦生。

此刻王浦生打盹儿的地方离李全有隔着七八个人。伤员们得到一项优待——不用被捆绑。

李全有又一次回过回头,看见三面高地上的日本兵后面的天色亮了一些,把密密匝匝的钢盔照得发青。他刚把脸扭过来,就听见一声轻微声响,轻得他不能确定是不是错觉。那声音应该是持指挥刀的军官干脆利落的手势——刀刃把气流一切为二的声响。

李全有是个聪明的士兵,就在他听到这微妙的声响时,他脑子一闪,他要第一个倒下。他明白自己和五千多个兄弟走进了日本人下的套。日本人下套的用心是什么,他一直猜不透,但他明白套已经完满地收口。他迅速地打量了一下周围,他离江水三四丈远,没指望朝那儿逃生,脚的右边有一处略凹的地面。

此刻所有中国战俘都听到了金属摩擦的声音。有人问:“他们要干啥?”

回答他的是十几挺同时发射的机关枪。

而李全有已照准他看好的凹处卧倒下去。

一个战友的身躯砸在他身上,抽动着,头颅耷拉在他背上,他立刻浸润在热血和脑浆的淋浴中……

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,离他一步远,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,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,看到一张毫无表情的脸。李全有问:“水?有水吗?”

日本兵看着他,把他当做一个骡子或一件家具看。

“喝水……”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要。

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,一动不动。

好几个中国战俘参加进来,对日本兵连比画带念叨:“水!水!水!”

日本军官一声吼叫,枪栓拉开了。

中国战俘低声议论:“早知道就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来,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!”

翻译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:“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,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,到江心岛再开饭。中佐先生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了,准备了五千人吃的馒头。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,现在请各位排好队走出来。”

中国士兵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,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钟的天旋地转才渐渐站稳。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场大门时,翻译说:“请大家配合,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,为了上船的秩序,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!”

一个小时后,他们听到江涛声时,天上挂出一轮明月,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,渐渐到达江边。

中国战俘一个个被反绑双手,站在江滩上,很快就有人打听:“船在哪里呢?”

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,他们只有自问自答:这里不是码头,不能靠船,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。

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,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。

“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?”有人问。

“等船吧?”有人答。

“这里又没有码头,船怎么停?”

“那为啥不让咱们到码头上船呢?”

这句话把所有人都问哑了。问这句话的人是李全有的排长。李全有从排长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。排长一到江滩上就打量了地形。这是一块“凹”字形滩地,朝长江的一面是“凹”字的缺口,被三面高地环抱。从高地下到滩上来的路又陡又窄,那就是日本兵让中国战俘的双列纵队变成单列的原因。谁会把装载大量乘客的船停靠到这里?不可能!

排长让李全有看三面高地的顶上,站着密密麻麻的日本兵,月光照着他们的武器,每隔一段就架设着一挺重机枪。

“这是怎么了?还等什么呢?”

这样的提问已经没人回答了,战俘们有的站不住了,坐下来,饥饿和干渴使他们驯服了很多,听天由命吧!

等把月亮从天的一边等到了另一

副刊

电话:65233688

洛阳社区 我们的家园

洛阳社区 洛阳人的网上家园

广纳言论、开放包容的大型网络互动交流平台
注册人数超过30万 日均页面点击量超过6万

BBS LYD.COM.CN

时事 文学 休闲 BBS 教育 户外 娱乐